

咸鱼,是闽菜系的创制,芋头饭、芥菜饭、猪肉饭都曾是我家乡灶头散发出来的芳香,但让我万分迷恋的唯有葱油饭。

再无葱油饭

叶青

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,海洋资源极其丰富,一种纺锤形的大鲨鱼时常出没在家乡玉环北山洋温暖水域。这种鲨鱼叫姥鲨,它的两片鱼肝熬油做的葱油饭,能让舌尖欢快得如浪潮般涌动。

春天,家乡丘陵地带的向阳山坡和山顶平地上,缀满紫色和白色的蝶形花朵,春风拂过,豌豆花似蝶浪翻涌。这时,鲨鱼家族中特别厚道的族种——姥鲨,便从深海处钻了出来,在海面上逡巡。姥鲨口大体壮,却被冠以“姥鲨”之名,有一种说法,是因为性格温和恬淡像年老而慈祥的妇女。

大海有四季渔获,大地有四季食蔬。四月,豌豆花结出肥绿的嫩荚,春风放飞的季节,可从山顶自留地摘下一小篮绿莹莹的豌豆荚。此时,姥鲨在阳光明媚的海面上舒展身体,翻身晒腹,灰背白腹一览无余。它们逐渐靠近我

家乡的海岸,在十分洁净的潮间带享用虾蚶、海藻和小鱼小虾等生物。

渔民刺网作业开始盛行,如此逍遥自在的姥鲨怎逃得过我乡渔人的火眼金睛。当姥鲨三角状灰色背鳍列队在浪里优哉游哉时,它们很快就成为渔人的猎物。

毫无戒备之心的姥鲨被我家乡人称为葱油饭。葱,闽南语读作 gòng,形容一个人大话或过于老实、傻不愣登的样子,就叫 gòng 人。当葱油饭被我乡人捕获,葱油鱼肚子里的肝脏带回家,堆放在水井头。与此同时,颗颗青翠的豌豆从主妇的手中滚入粗瓷碗里,豌豆新绿,珍珠般饱满,蹦跶着土壤给予的生命活力,那是准备煮一锅葱油饭。

葱油饭有两片鱼肝,米黄中带着少许花斑,晶莹、润泽,豆腐般娇嫩柔滑。大片的肝可铺满整块砧板,切成小块后,提起砧

板,将鱼肝放入铁锅里熬油,先是一股微微刺鼻的炙烤气味散发出来。随着小火慢炖,锅里的油慢慢漫出,辛香弥散。一户人家熬葱油,香气似会吹打打,传出很远。它不同于猪油的温润、菜籽油的青气、山茶油的纯正,而是一种浓烈得几近跋扈的辛香。

把熬好的深棕色鲨鱼油舀出一半,盛在碗中。另一半则留在热锅里,将猪肉、豌豆和带鱼肚等料头烩起来,豌豆的春色在

油锅里被铲得龙飞凤舞,倒入浸泡好的粳米,翻炒均匀,让米入味,再加适量的水,文火焖煮。鲨鱼借食物翻涌之力把油脂和气味渗入米粒,米粒借焖煮的时间让自己饱满得可滴出油。饭熟透了,揭开锅盖,把舀出来的一半鲨鱼油倒入锅中翻炒。这时,鲨鱼油饭已是异香沁涌。

葱油饭是我家乡闽南移民的美食创制智慧。这种刺激性的辛香似来自大海的厚重,又像是囊括了大海万千生物



吴莉莉

闲日打开书橱,橱右下角一堆旧簿册映入眼帘。遂蹲身捡出几页随意翻看,是当年大学时的课堂笔记。不料一上手,竟欲罢不能。久蹲了头昏、眼花、脚麻,于是端来小矮凳,坐下细细细读。这堆笔记簿页,自己原已整理过,分门别类共二十多门学科,计有汉语、古代文学、现代文学、外国文学、文学概论、西方文论等,纸页累积起来高半尺余。还见几本作业练习簿、一册薄薄的《上海师范学院学生手册》夹在其中,“文物”真不算少。做学生时,听课记录都写在活页纸上。毕业后,我用细绳将活页纸的洞眼一一串起,使其各自成册,并在每册首页右角标出授课先生的尊号大名,还附上考试成绩以资纪念。桑榆暮景之际,今重睹旧物,岂不令人唏嘘? 顺时兴起,我把它们平摊于地板,将28本笔记簿摆成四列方阵,面积竟占足一平方米。阳光普洒纸上,春意煦煦,心意暖暖。

岁月如梭,弹指四十七年。寒舍迁移多回,家里杂物几经被“断、舍、离”,这些外似的废纸却不曾离身半步,它们是我的“财产”。李锡澜先生开了“古代修辞”这门课,他的“炼字”说精义,乃在于遣词造句时下笔务须慎重;吴尚夫先生的“古代汉语”,课堂用语幽默,更喜他的板书,一手字尽行书的艺术魅力。听课时我常常走神,光盯着黑板看老师写的字,权当书法欣赏了。记得毕业那天师生告别会上,我捧出纪念册请

检视旧物

吴莉莉



吴莉莉

先生题字。他直行式的手书“勤奋”两大字,左下款以小字题“书赠”;又另起一行大字“吴莉莉同志”,尾后落款是先生的留名。仅是品味书写的模式,温良恭俭让的风度跃然纸上。君子谦谦,老师视学生为同志,平等待之,足让我感动不已。陈伯通先生授外国文学课,我的笔记厚度有一厘米,为各科笔记页数之最。他是广东籍人,说一口“粤普”,有时我们听不懂,就追着他问。先生为人亲和,一点不恼,会笑着重复。他的“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概述”,为我钟爱,笔记就做了正、反共二十一页。

前几日将旧物新照发同学群,跟帖者一时络绎。线上交流颇为热闹,有晒毕业时同学们自己编写并油印“出版”的纪念册,有晒班长陈非君作词、根宝君谱曲的《班歌》,有晒当年课程表,有晒学生证和校徽……班里的小老弟旭光君发帖“当年这些老师都是你最好的配置了”,这句话,更让大家难忘师恩。

检视旧物,也是检视今日的自己,它是一股动力,鞭策自我继续学习。细辨“检”“俭”,二字有别。检视,是检验、查看之意。孔子曰:“温故而知新,可以为师矣。”检视旧日日记,自省今日其身,促使知新,让学识长进;如秉烛夜行的老而学者,自我为师,生活不断树有新的学习目标。检视旧日读书笔记,意义应该在于此吧。

在我居住的县城,拥有屿山公园、鹅浦公园、乌岩山公园等公园,其中最令我喜爱的,当数健康主题公园。

健康主题公园位于县城临城南路中塘溪畔。步入公园,但见清澈的中塘溪水绕公园而过,一条健康步道依偎在公园旁,更有那健康养生展板、健康生活宣传栏、中医药文化馆(健康馆)等点缀其中。难怪这儿不仅成了市民休闲场所,更是成了大家学习健康养生知识的好去处。

看,这些是健康生活方面的温馨提示,如“一日三餐,按时吃饭;均衡营养,增强体质”;“病从口入,远离野味”;“远离烟与酒,健康又长久”等;这些是如何保持良好心态方面的温馨提示,如“与人

徜徉公园悟健康

缪士毅

当然,在健康主题公园旁的健康步道上慢走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在此,还可了解慢走的科学方法。温馨提示牌说:慢走时,须保持愉快的心情,要抬头、挺胸、收腹,双手在身体两侧自由摆动,前摆臂要摆到超过心脏,与地面平行,后摆臂也要伸直,尽可能后摆,两臂摆动的同时带动双腿迈步行。步行

的速度和距离要量力而行,在安全的范围内可以从最初的较慢步速、较短距离循序渐进逐步增加。原来,慢走也有这么多学问!

尤其令人点赞的是,在健康步道上每隔一定距离,就有一个运动量的提示,如“您已步行2400步1200米,消耗热量75.6千卡”。对照这些提示,对自己慢走时的运动量就能心中有数,走起来更加张弛有度,潇洒自如。

闲暇之时,徜徉健康主题公园,既放飞了心情,又收获了健康知识。有人夸我“步入花甲之年了,看起来像五十岁”,不禁想到,这也许是健康主题公园馈赠我的健康礼物。

夜光杯



绣球花(彩色钢笔画) 陆锡民

这样的葱油饭入口入魂,独特的口感让人无法忘怀,它让渔家人的口腹之欲上升到精神的傲骄。

我家乡姥鲨鱼流网产量的峰值顶点是在1969年,庆幸我已出生,在以后成长的日子中尽享它的红利。从春汛到夏汛,差不多春季的整个学期,我放学回家,一闻到葱油饭的气味,就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入家门。

时光踏入20世纪80年代,无论帆船帆如何劈波斩浪,姥鲨都踪迹难觅。也许是因为家乡近海海域受到污染,导致环境变化,虾蚶、鲢鱼也不会浮游在海面上。葱油不葱,它们找不到滤食之物,绝尘而去,躲在海洋深处。

五月,浮出海面的滤食性生物繁盛充沛,家乡海域的葱油饭越发茁壮,葱油鱼皮也更厚实,它们真正的汛期来了。渔民把一些葱油鱼带回家,勤快的渔家妇女打几桶水,倒人大锡盆,左手取一条鲨鱼置于砧板,右手操刀,刀刃在鲨鱼身上“嚓嚓嚓”来回几下,这是磨刀霍霍向鲨鱼。鲨鱼皮充当最便利的磨刀石,可怜的葱油真是要把它杀了,它还帮着磨刀。

玉环虽地处海隅,岛屿错杂,但环山皆可稼黍。海边渔村的男人搏击风浪,闯海捕鱼,老人、妇女也相当勤劳,不说山巅丘土,就连家里房前屋后方寸之地都种上地鲜瓜果。

立春时节架起长豇豆架子,立夏之时麻花辫子般的豇豆条迎风飘舞,有翠绿紫红相间,我乡人称之为饭豆或菜豆。五月的长豇豆有一尺多长,折掰成段,发出清脆的声音,肉质肥厚饱满,带着五月的明媚,与来自海洋风潮浪涛间的葱油饭相遇,长豇豆油饭又是另一种滋味。此时,葱油鱼肝片浑厚丰润,油饭香气越发浓郁,长豇豆又特别能吸油,

鲜明的记忆伴随我生命的长河。过去虽然生活艰苦,但我乡人在人情来往十分大方,东家蒸煮点什么好吃的便给西家送去,如俗语所言,“你有初一,我有十五。”葱油饭煮好后,便有李白“五花马,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”的慷慨。孩子随着葱油饭飘出的香气冲出家门,通知左邻右舍拿上饭碗,过来尝尝鲜。

据说从1993年起几乎见不到三头以上的姥鲨种群了,人类开启对姥鲨的保护措施。2000年,美国将大西洋和东太平洋姥鲨的种群列为易危物种。自2004年始,世界多国禁止在公约海区捕捞姥鲨,我国也在2000年把姥鲨列入《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二级。

在人类的温柔以待下,近年,姥鲨家族又人丁兴旺了。听我乡人说,现代钢铁捕捞船常与姥鲨不期而遇,它们再次回来,随着海洋生态的优化,葱油又向东海沿岸靠近。但不管它张开大嘴吞食鱼虾,还是三五成群在海面上袒胸露背蹭阳光,都可以在地在地海洋的怀抱里尽显憨态。

五月初的一个清晨,阿舅驾车带着我和妻子,沿着蜿蜒陡峭的盘山公路缓缓爬行。山间惠风和畅,云雾缭绕,路旁不时露出被大山揣入怀抱、错落有致的古朴村落——白墙黛瓦,林木掩映,杜鹃盛开,清雅幽静。

车到达山顶白鹤尖,来到“天籁云和”观景点,眼前的景象让人震撼——梯田在连绵群山的包围之中,像一幅气象宏阔的巨大水墨画,从山顶一直延伸到谷底。其中还有云海、山村、竹林、溪流、瀑布等自然景观。梯田里灌满了水,一片片银花的光芒,十分耀眼。田埂蜿蜒流转,把田地分割成无数个波浪式的块面,大小不一,形态各异,像天女梳妆,不慎打破了镜子,碎纹弯曲有致,形成了自然美妙的分割线,碎片像春光的明眸,荡漾着怀春的激情。水田里隐隐约约地倒映着峰峦、蓝天和白云。梯田上空飘浮着绵柔的白雾,一会儿像一块轻盈巨大的纱窗,不时地拉开又合拢;一会儿又好似大海的波涛,汹涌翻滚,气势澎湃;一会儿又变成了无数缕袅袅炊烟,自由自在,随风飘荡……

我们沿着长满青苔的碎石道下行。沿途见农民正在疏通渠道,固坝储水,以备插秧。他们因地制宜,把斜坡改造成良田,不仅能种植,还创造了一道道别样

大先生,鲁迅也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大,天大,地大,人亦大。故大象人形。”“大”像人形,但茫茫人海中,有几人当得起“大”?孟子曰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“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每想到大先生,这几句话就会围着他缭绕,有“旌旗日暖龙蛇动”之境界。

日鲁迅纪念馆,离上次来已有几年了。馆前,是先生瘦骨嶙峋但风骨如铁的雕塑,像一只疾风中的寒雕,头发劲竖似箭,天地为之久低昂。依然在馆外陪伴着大先生的,是世界文豪们的铜像群。旁侧草径小路,有他最喜爱的诗人裴多菲半身像。

展览设在二楼。上楼的花岗石石阶,漂亮宽敞大气,几近辉煌,得抬头仰望,示意我们后人当一步步拜谒。弥漫展厅的气场,其主题乃大写的“人”。先生有言:东方发白,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“人”——自然也是“人之子”。

显然,他思虑的是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民,被唤醒的国民。因此在学医期间,1906年3月,25岁的鲁迅决定离开仙台,弃医从文。医专的同学为他举行话别会。看着这张充满年轻朝气的照片,我被他们的友情感动。终于,在新文化运动中,鲁迅以他里程碑式的作品,刻画出了国人的灵魂,为之呐喊。

几十年前读中学,我的语文老师,对鲁迅的评价是四个字,“傲岸,博大”。很巧,语文老师也是浙江绍兴人。语文课上到《社戏》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黑板前的绍兴老师沉醉在对故乡的回忆里。他用绍兴官话缓缓地讲鸟篷船,讲周家临水的台阶、黑漆的大门、高大的门槛;讲曲曲折折的河;讲光滑的石井栏、高大的皂荚树;讲鸣蝉在树叶里长吟,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;讲三味书屋里鲁迅苦读而刻过“早”字的课桌。我们听得迷迷醉醉。长大后我特意到绍兴去,在少年鲁迅的塾师用尺子打学生手掌的小小课堂上,徘徊了许久许久。语文老师想必也在这里沉思过。

我站在1936年10月的几幅照片前。一个伟大灵魂的瘦弱躯体,在向人世间告别;写着“民族魂”的大布,担负起伟大的落幕。大先生弥留的时刻,他的X光肺片,百分之八十已是白乎乎一片。见到陈列中的先生绝笔——他托友人内山完造去请医生的一枚便条。对着纸条,我哽咽了。还有许广平的悲怆字迹“悲哀的氛围笼罩了一切……”。要不是隔了玻璃,我想俯身亲那枚珍贵的石膏模型,一个称不上老人的老人面孔的立体石膏模,那是先生的面容。当时一位日本雕塑家赶赴宅宅,恭敬地建议,在现场用石膏取造先生最后的面容,先生家人接受了这个提议。

期而遇,它们再次回来,随着海洋生态的优化,葱油又向东海沿岸靠近。但不管它张开大嘴吞食鱼虾,还是三五成群在海面上袒胸露背蹭阳光,都可以在地在地海洋的怀抱里尽显憨态。

再看看看大先生吧。

云和春水

王恩科

云和梯田开发于唐朝,兴于元明,是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云和人栉风沐雨、与自然和谐相处、长期开垦拓展的伟大创举——现有梯田50多平方公里,最高处有1400多米,最多处达700余层。这是云和人的精神圣域,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,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又一范例——他们更新理念,扩大视野,宏观设计,变不可能为可能,从单一的卖产品走上了“卖风景”,搞科研、展艺术、晒民俗、开旅馆等多项发展的金光大道,被评为中国最美梯田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

中午,我们特意在当地的民宿品尝第一时间采集现烧的原汁原味:油焖山笋、清炒塔菜、红烧瓯江鱼、盐水河虾、草鸭汤等。菜肴鲜活四溢,清淳鲜美,有机米饭更是与众不同,颗粒大,光亮饱满,香糯而甘甜。

相信云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,正像他们自己创作的诗句那样:“睡去也会甜。”

再去看看大先生

赵韩德



赵韩德



夜光杯